



重伤一夜痊愈



【明慧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较晚，并且经常出差，所以以前较少参加集体学法与到炼功点炼功，不在中共“六一零”的黑名单中，相对其他的同修有较大的自由度。多次参加某行业的全国性大型会议。二零零零年在云南国际会展中心参会布展时，我过了一次生死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布展现场的本公司摊位前指导施工人员布展，公司的三位同事站在我身边。身后约两三米处一台大型圆盘锯台正在工作，发出刺耳的噪声，那是另一家公司在布展。突然，操作圆盘电锯的工人一不小心，一块如地砖大小的木板落在高速旋转的圆盘电锯上，“啪”的一声被打起，旋转着，呼啸着，夹着一股风，越过三位同事头前脑后间的狭小空间，砸在我的后脑右边的玉枕穴上，再旋着砍在我的右脸颊上。

我被巨大的惯性带着，身子转了半圈，一边瘫软下去。身边的两位男同事赶紧拉住我不让我倒下。但他们都吃力的无法扶住，随着往下蹲。就在这时，我脑子中升起一念：“我是炼功人，没事的！”马上我就自己站了起来。刚锯开的木板边缘粗糙刺人，剧痛让我不由自主的用手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流出来。同事让我松开手，只见后脑勺上的头发被砸到头皮肉里去了，与头皮糊在一起，脸颊砸的裂开了几道血口子，皮下的肌肉往外

翻，肉、木屑与鲜血、汗混在一起。耳朵尖也被削去一点。

同事一看这么严重，很紧张，有的去找肇事者，有的要叫急救车。我强忍住痛，出声制止了他们。围观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的说要到医院去缝针敷药、包扎、住院。当时正是中午 12 点，有懂得武功、医学的人说，正午时间穴位受伤，而且伤的这么重，看来凶多吉少。还说会脑震荡、植物人等等。我心不为之所动，坚信一定没有事的。之前的消业经历已经让我坚信师父与大法。

我跑到卫生间，在水龙头下用自来水冲洗血污。同事看到目瞪口呆，说“这伤口见到生水可是大忌呀！会感染的呀！”我叫他们放心，不用怕，我是炼功人，没事的！

然后，整个下午照常工作，当天照常出席展会的筹备会议。与会的各省市同行们窃窃私语，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他还象没事人一样？

晚上，我学法到 12 点才睡下，同住一间房的另一个省的参会领队却狐疑的不敢睡，他被中共的宣传吓坏了，他认为我不去医院不死也会瘫痪，说不定会死在那里。甚至怕我会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第二天早上天没亮，我起床打坐，炼第五套功法。没有睡的他在灯光下发现了奇迹：我脸上的血口子自己合上了，而且还结痂了，这可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凑到我的脸前仔细端详，自言自语地说：神了！神

了！然后，太激动的他顾不得天还未亮，顾不得我还在那里炼功，就四处打电话告诉别人这件事。

天亮了，我成了与会人员中的“明星”，重伤而不治自愈的奇迹震撼了众人。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我修炼大法，包括国家相关主管局（这个会议的主办单位）的官员们。在每一届的会议期间，他们常叫我“法轮功”，甚至在“七二零”以后也照叫。

四天后，会议就要结束了，我脸上的痂也脱尽了，脸上没有留下疤痕，回复如初。大法的超常被传为佳话。大家离别时感慨多多，说这是“神迹”、“神话”等等。我跟他们说，修炼大法的人，几乎人人都有过类似的过关经历，如果写出来，就是一本厚厚的传奇故事。

回到公司，这事自然在公司内也传开了。公司的三位在场同事都认为，这事太神奇了，那块木板打过来的时候，是先穿过他们每个人头部间的间隙，每个人都是差一点就被打到。幸好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如果换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如果不当场死去也可能成为植物人，最好的结果也要在异地他乡住院一段时间，脸上还会留下难看的疤痕。



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医学界专家，对 3 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学炼者性格也变得开朗乐观。法轮大法已传遍世界六大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人民的喜爱和支持。各国政府纷纷以颁发褒奖、通过支持议案，以及宣布“法轮大法月”、“法轮大法周”和“法轮大法日”等形式表示支持。至今法轮大法已获得各界褒奖 1632 项，支持议案 313 件。2009 年 9 月 26 日，亚太人权基金会将“杰出精神领袖奖”授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以表彰李老师和法轮功在提升人的精神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如今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并可在互联网免费下载。

俩兄弟幸遇大法得救



重庆关田乡下的兄弟二人一起生活。居住在农村，生活艰苦，哥哥做农活糊口，弟弟王成（化名）跑摩的找零花钱，两兄弟苦苦挣扎着维持起这个家。跑摩的并不风光，如果被那些管理的人发现就是罚款二百元，一天都是提心吊胆的，风险很大。

王成跑摩的更是不顺。前年腊月初，王成跑摩的，拉着两位客人，走到一个坡路时，一下摔倒在两米多高的山岩下。两名乘车的客人摔伤，他自己倒在沟里，啥都不知道。拉到第四医院，王成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头部重伤，象植物人躺在病床上。

那两位乘客见王成这个状况，家又贫穷，就在医院处理了一下，回家了。可是，尽管两位摔伤的客人没有找王成的麻烦，也并没有减轻王成哥哥的悲痛。他看到弟弟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已住了二十天院了，喊他无声音，掀他无动静，大小便无知觉，医生又叫他赶快去找三万元钱来，做头部手术，要是慢了，怕命都保不住。别说三万，就是三千，他哥也找不到呀！他对着苍天说：“我们兄弟俩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救救

我们兄弟俩吧！”

说来也巧，真的就有两位炼法轮功的人找到他。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弟成了这个样子，我给你说个法子能救你弟弟的命，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不停的念，他会好起来的。他们就叫他对着他弟弟的耳朵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谁护理谁都接着念，弟弟醒过来了，也要叫弟弟念。

那个哥哥直点头，连声说：要得，要得。王成的哥真的诚心诚意的不停的念，念了三天，他弟弟就睁开了眼睛。哥哥把这件事也告诉了他弟弟，叫他弟弟也念，他两弟兄不停的念，念到第五天，王成都可以动了，能吃点流食了。医生见此情景惊呆了，说，你这个弟弟脑里有瘀血，就是开刀动手术，也难治好呀！怎么搞的，才几天就变成这个样了？

哥哥考虑到没有钱住医院，病也天天见好，只再住了十天院，一共住了一个月院就出院了。回家继续念那九个字，现在王成头脑已清醒，说话走路基本正常了。

两兄弟很感激大法救了弟弟的命，救了这个家。

重庆市派出所所长周立波遭恶报死亡

重庆市江津区贾嗣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出生于李市镇黄桷乡，年40余岁，于2010年12月16日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事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

周立波担任所长前为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警员，在中共集团腐败治国、升官发财利诱下，积极为其效命，疯狂迫害真、善、忍信仰者，对法轮功学员陈德贵、漆富邦、王连富、唐荣富、胡忠琴等多人，长期监控，频繁骚扰、抄家，并将从法轮功学员

家中抄去的大法书籍等放在脚下肆意踩踏后焚烧。当地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善劝他不要对大法如此犯罪。可他被升官发财的贪婪之欲充塞了头脑，不但不听不信反而变本加厉：与其姐周吉芳合谋构陷法轮功学员郭传书，致使郭传书被绑架投监直至迫害致死。

周立波所作所为得到中共流氓集团的赏识，2005年升任贾嗣镇派出所所长。然而升官没多久，周立波就得了皮肤癌，病情严重，发作后经治疗一年多时间，最后死在医院病床上。

重庆简讯

●重庆市永川法轮功学员万亨梅、李玉仙被绑架

六月二日十一时许，重庆永川区法轮功学员万亨梅、李玉仙在文曲路附近讲真相被萱花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日下午五时许，王姓警察及多名协警劫持万亨梅到法轮功学员万亨梅与李朝贵家非法抄家。

●重庆市大渡口区法轮功学员黄光明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上午，重庆市大渡口区法轮功学员黄光明在家中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参与迫害的警察是重庆大渡口区国保支队刘光静等人，他们还非法搜去了许多大法书籍。

●曾上进（或尚静）被九龙坡区谢家湾派出所警察非法逮捕

法轮功学员曾上进（或尚静），女，67岁，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新华二村居民，原重庆铁马集团退休职工。于2011年5月31日下午3:30分外出，到晚上23:00左右未回家，随后谢家湾派出所二人，其中一人叫任茂、另一人姓何来家里非法抄家，没有抄到东西，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走了。曾家中有老伴，也有3个多月的婴孩都需要人照顾。

●法轮功学员田其美家被骚扰

重庆渝北区法轮功学员田其美的家在2011年6月2日下午再次受到居委会人员的骚扰。

6月2号下午，渝北区凯歌路居委会4个人到田其美家去骚扰，两男两女，其中有：何安玉（邪党党委书记）、李海容（副邪党书记），另两人不知名。当时是他家人开的门，本人不在，他们就对其家人说，要田其美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说写了就不送洗脑班了。家人说：她不会写的，几个邪党人员在她家等了很长时间并给田其美的家人照了像才走，之后还打电话骚扰其家人。



重庆永川欲设置洗脑班 迫害法轮功学员

重庆永川书记胡继权签字同意，欲在重庆市永川区桃花源山庄设置非法的迫害性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迫害，时间为2011年06月至2011年08月。